

·30·

GERALD DURLEY

民權領導者，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Providence Missionary Baptist Church” ê 名譽牧師；
NAACP（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ê 董事

我 m̄ 是 Billy Graham 博士 ê 一生追隨者。身為參加民權運動 ê 非裔美國人，我對 Graham 博士 ê 看法完全無仝。我 tī 1960 年 tùi 科羅拉多州搬去 Nashville* 讀大學，he 是 tī 南部種族隔離 ê 時代，非裔美國人生活 tī 受壓迫 ê 種族主義之下。Hit 時，親像市政府官員 Bull Connor hiahê 人，in ē 用消防水管 chhōaⁿ 水，koh 用狗來攻擊 tī Birmingham ê 和平示威者。警長 Jim Clark 差派一隊騎警隊，tī Selma 郊區 ê Edmund Pettus 橋頂，毆打一群手無寸鐵 ê 和平遊行。John Lewis 是 hiahê 勇敢 ê 「血 chho 禮拜日」

·30·

傑羅德·德利

民權領袖，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普羅維登斯傳教士浸信會」名譽牧師；
NAACP（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董事

我不是比利·葛理翰博士的一生追隨者。作為一個參加民權運動的非裔美國人，我對葛理翰博士的看法截然不同。我於 1960 年從科羅拉多州搬到納許維爾（譯註：田納西州的首都）上大學，那是在南部種族隔離的時代，非裔美國人生活在壓迫性的種族主義之下。那時，像市政府官員布爾·康諾那樣的人，他們會打開消防水管，並放出警犬來攻擊那些在伯明罕的和平示威者。警長吉姆·克拉克派出一隊騎警，在塞爾瑪郊區的埃德蒙·佩特斯橋上，毆打一群手無寸鐵的和平遊行。約翰·路易斯是那

遊行之一，伊因為顛骨骨裂入院治療，最後成做喬治亞州 ê 美國國會議員，而且 kah 我全款，伊 mā tī 本冊中 teh oló Billy Graham (譯註：請參考本冊第 57 篇)。

Tī Nashville ê hit 段日子，有人 tī 日時向上帝祈禱，暗時卻動用私刑處死人。幾 nā 年來，我一直對 Billy Graham 佈道會抱 tiòh 懷疑 ê 態度，因為 in ê 信息中，對上帝子民所受 tiòh ê 暴行，真明顯 lóng kek 怙怙。非裔美國人 tī 南方有 in kakī ê 需求，總是，我對佈道會 ê 個人想法是，in 去到一個都市了後，ná 親像辦一場盛大 ê 音樂會全款 teh 進行佈道會，了後 tòh 離開 ā。對充滿信仰 ê 非裔美國人來講，一切 lóng 無改變。佈道會對 chit 座城市並無影響，種族問題 kah 經濟狀況並無改變，

些勇敢的「血腥星期日」遊行之一，他因為顛骨骨裂入院治療，最終成為喬治亞州的美國國會議員，而且和我一樣，他也在本書中讚揚比利·葛理翰 (譯註：請參考本書第 57 篇)。

在納許維爾的那段日子，有人白天向上帝祈禱，晚上卻動用私刑處死人。多年來，我一直對比利·葛理翰佈道會抱持懷疑的態度，因為他們的信息中，對上帝子民所受到的暴行，明顯保持沉默。非裔美國人在南方有他們自己的需求，而我對佈道會的個人看法是，他們去到一個城市之後，像辦一場盛大的音樂會一樣地進行佈道會，然後就離開了。對充滿信仰的非裔美國人來說，一切都沒有改變。佈道會對這座城市並沒有影響，種族問題和經濟狀況並沒有改變，任何與

任何 kah 烏人 ê 困境 á 是靈魂有關 ê tāichì mā 無改變。阮一直 teh 爭取投票權，m̄koh，tú 親像我 hit 時所看 tiòh ê，Graham 運動 kantaⁿ 是 beh 「拯救靈魂」，卻 m̄ 是 beh 改變 hiahê 壓迫美國烏人者 ê 態度。

幾 nā 年後，tī 1994 年，Billy Graham 福音協會計劃 beh tī 亞特蘭大舉行佈道會。In ê 前置作業人員來 kah 我見面，討論預定 ê 佈道會。當時我是 Clark Atlanta 大學 ê 院長，mā 是「普羅維登斯傳教士浸信會」ê 牧師。我挑戰 hiahê Graham 佈道會組織 ê 人，問 in 想 beh 實現 ê 目標。我並 m̄ 是一個 hiahnih 容易改變心意來協助 chit 項工作 ê 人，因為我並無感覺 tiòh 該組織有誠意來處理非裔美國人關切 ê 事項。

我向籌畫者表達我對佈道會 ê 看法：佈道會來了 koh 離開，

黑人的困境或是靈魂有關的事情也沒有改變。我們一直在爭取投票權，但就像我當時所看到的，葛理翰運動只是為了「拯救靈魂」，卻不是要改變那些壓迫美國黑人者的態度。

許多年後，在 1994 年，比利·葛理翰福音協會計劃在亞特蘭大舉行一場佈道會。他們的前置作業人員來與我見面，討論預期的佈道會。當時我是克拉克亞特蘭大大學院長，也是普羅維登斯傳教士浸信會的牧師。我挑戰那些葛理翰佈道會組織的人，問他們想要達成的目標。我並不是個那麼容易改變心意來協助這項工作的人，因為我並沒有感受到該組織有誠意來處理非裔美國人關切的事項。

我向籌畫者表達了我對佈道會的看法：佈道會來了又離

對種族 kah 社會問題，á 是對城市 ê 經濟 lóng 無啥貢獻。In 講：「阮 ñg 望對 hiahê 阮受呼召來服事 ê 人 ê kui 个生活產生持久 ê 影響。若是阮來到亞特蘭大，阮 bē kantaⁿ 是一個白人基督教福音運動，阮來 chia 是 beh 接觸所有 tī 民權運動 ê 搖籃 kah 種族大熔爐中 ê 人。」

我繼續保持懷疑 ê 態度；我 ê 態度是：「Oah，證明 hō 我看！」

幾個月後，我 tútiòh Billy Graham 博士。伊真親切撥時間來 kah 眾人見面，thang 解決 in 個人 ê 關切事項 kah 靈性問題。當我 siōng 起初 tútiòh 伊 ê 時，我有感覺 tiòh 伊強大 ê 存在感。伊真 koân，伊 ê 目 chiu 真利 (lāi)，伊 ê 下頰顯出堅定，伊 ê 握手真有力，伊 ê 目眉厚 koh 密，伊 ê 笑容 ē hō 人解除武裝，

開，對種族和社會問題，或是對城市的經濟都沒有什麼貢獻。他們說：「我們希望對那些我們受呼召來服事之人的整個生活產生持久影響。如果我們來到亞特蘭大，我們不會只是作為一個白人基督教福音運動而來，我們來這裡是要接觸所有在民權運動的搖籃和種族大熔爐中的人。」

我繼續保持懷疑的態度；我的態度是：「好哇，證明給我看！」

幾個月後，我遇到了比利·葛理翰博士。他很親切地抽出時間來與眾人見面，以解決他們的個人關切事項和靈性問題。當我最初見到他時，我感覺到他強大的存在感。他很高，他的眼睛銳利，他的下巴顯出堅定，他的握手有力，他的眉毛濃密，他的微笑讓人解除武裝，他的聲音迷人，而且

伊 ê 聲音迷人，而且伊 ê 信息真實。
他的信息真實。

伊講：「Hái，你好無？我聽過真 chē 關係你 ê tāichì。」我 kah 伊握手，了後伊講：「阮需要你 ê 幫贊，thang tī 亞特蘭大完成上帝 ê 使命，阮 òng 望 ētàng 包括所有 ê 種族 kah 文化，阮 kám ēsái óa 靠你 ê 支持？」

我完全 hō̍ 伊解除武裝 ā，而且忽然間，我感覺我 ná 親像是 tī 伊手裡 ê 油灰*。我完全 hō̍ 伊虔誠 ê 誠懇迷去，我已經準備 beh 通過 Graham 博士為上帝工作，來改善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民 ê 生活。

Graham 博士本人 ê 一个重要特徵是伊謙遜 ê 舉止，伊 m̄bat 試 beh hō̍ 我對伊有好印象。伊

他說：「嗨，你好嗎？我聽過許多關於你的事。」我和他握手，他說：「我們需要你的幫助，才能在亞特蘭大完成上帝的使命，我們希望能包括所有的種族和文化，我們可以依靠你的支持嗎？」

我完全被他解除武裝了，而且忽然間，我覺得自己像是他手中的油灰（譯註：putty，一種柔軟的物質，似黏土，用來固定窗框中的玻璃，或是填補木材的細孔）。我完全被他虔誠的真誠迷住了，我已經準備透過葛理翰博士為上帝工作，來改善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民的生活。

葛理翰博士本人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他謙遜的舉止。他從未試圖讓我對他有好印象。他的

ê 舉止 kah 一般人無仝，伊 bē 因為 bat 環遊世界 koh 全世界聞名，tòh 期待得 tiòh 特別 ê 待遇。伊 ê 態度是，我是上帝 ê 僕人，我來 chia beh 盡我所 ē，我 ñg 望咱 ētàng 做伙來工作。我 m̄ 是來你 ê 城市 kā 你講你應該做啥物，我來 chia 是為 tiòh 基督 ê 緣故，beh kah 你，以及你 ê 事工部門做伙學習 kah 做工。

伊 tùi 心內分享伊 ñg 望 tī 民權運動發源地發生 ê tāichì。這是一個非常真實 koh 透明 ê 啟示，它永遠改變了我 ê 性命。伊評論講：「我感覺這是上帝 hē tī 我心內 ê tāichì。咱所想 beh 分享 ê，m̄ 是 kantaⁿ tī 亞特蘭大很重要，這對全世界以及所有上帝 ê 子民 mā lóng 真重要。」

Chiahê 是簡單卻深刻 ê 話。Graham 博士當 teh 做上帝 hē tī 伊 ê 心內 kah 腦內 ê tāichì，chitmá 輪到我 ài 來決定 beh án

舉止和一般人不同，他不會因為曾環遊世界並且舉世聞名，便期待得到特別待遇。他的態度是，我是上帝的僕人，來這裡盡我所能，我希望我們一起工作。我不是來你的城市告訴你該做什麼，我來這裡是為了基督的緣故，要和你們，以及你們的事工部門一起學習和工作。

他發自內心地分享了他希望在民權運動發源地發生的事情。這是個非常真實和透明的啟示，它永遠改變了我的生命。他評論說：「我感覺這是主放在我心上的東西。我們想要分享的，並不僅是在亞特蘭大很重要，它對全世界以及所有上帝的子民也都很重要。」

這些是簡單卻深刻的話。葛理翰博士正在做上帝放在他心中和腦裡的事，現在輪到由我決定如何在分享上帝的話語方

怎 tī 分享上帝 ê 話 chit 方面，
來提供幫贊。

回想我 kah Graham 博士 ê 頭
一 pái 見面，he 是 kairos* 時刻
之一。當你對一個個人 á 是組織
有某一 kóa 偏見，了後你 tútiòh
hiahê 人 ê 時，in 卻 kah 你所想
像 ê 完全無仝。我隨時心內 teh
想，小等 leh！我一直相信，而
且接受一 kóa 關係 chitê 人 kah
chiahê 佈道會 ê 神話 kah 誤解，
這 tòh ná 親像有一 kóa 人對阮
chiahê 民權運動者有錯誤 ê 看法
仝款。Hit 當時，真 chē 人誤認
阮是想 beh 破壞「體制」，實際
上，阮所追求 ê kantaⁿ 是「人人
享有正義」。

Tī kah Graham 博士見面了
後，我開始參與 1994 年亞特蘭
大佈道會 ê 籌備工作，koh 受指
派去負責所謂 ê “Love in Action”
委員會。當準備工作開始進

面提供幫助。

回想我與葛理翰博士的第一
次見面，那是 kairos 時刻之一
（譯註：kairos 是希臘語，意
思是上帝計畫中的特定時刻）。
當你對一個個人或是組織有某
些成見，然後你遇到那些人
時，他們卻與你所想像的完全
不同。我立刻心裡想著，等一
下！我一直相信，而且接受一
些關於這個人和這些佈道會的
神話與誤解，這就像有些人對
我們這些民權運動者有錯誤的
看法一樣。當時，許多人誤以
為我們是想要破壞「體制」，但
實際上，我們所追求的僅只是
「人人享有正義」而已。

在與葛理翰博士見面後，我
開始參與 1994 年亞特蘭大佈
道會籌備工作，並受指派去負
責所謂的「愛化為行動」委員
會。隨著準備工作的進行，我

行 ê 時，我召集一群非裔美國人牧師 tī 亞特蘭大聚集。既然 Graham 博士要求 ài 有包容性，所以我 chhōa in 來 kah 伊見面。

Graham 博士 kah 伊 ê 團隊去一間教會，hit 間教會是亞特蘭大規模 khah 大 ê 教會之一。In ê 牧師我 bat，伊是 kui 个喬治亞州數百間教會 ê 行政人員，mā 是伊 kakī 教會 ê 牧師。伊對 Billy Graham 佈道會 ê ùng 望有小 khóa 持懷疑 ê 態度，因為伊認為 Billy Graham 福音協會無感覺 tiòh 非裔美國人 ê 困境。

當我 kah Graham 博士做伙坐 tī 教會 ê 候客室 ê 時，我 hō̍ chit 種奇怪的情況深深打動 ā。我心內 teh 想，Billy Graham 當 teh 耐心 thèng 候一位非裔美國牧師邀請伊去見面。

Tī 阮 teh thèng 候 ê 時，一位秘書問講：「你 kám 有 beh lim 水？」Graham 博士回答講：「真

召集一群非裔美國人牧師在亞特蘭大聚集。既然葛理翰博士要求要有包容性，所以我帶他們來跟他見面。

葛理翰博士和他的團隊去了一間教會，該教會是亞特蘭大規模較大的教會之一。他們的牧師我認識，他是整個喬治亞州數百間教會的行政人員，也是他自己教會的牧師。他對比利·葛理翰佈道會的指望有些懷疑，因為他認為比利·葛理翰福音協會對非裔美國人的困境反應遲鈍。

當我和葛理翰博士一起坐在教堂的候客室裡時，我被這種奇怪的情況深深打動了。我心裡想著，比利·葛理翰正在耐心等待一位非裔美國牧師邀請他去見面。

在我們等待的時候，一位秘書問說：「你要喝點水嗎？」葛

正多謝。」這 hō̄ 我印象深刻，因為伊是 hiahnih 真誠 koh 充滿感激。

三十分鐘過去 à, m̄koh, Graham 博士 lóng 無失去伊 ê 耐心。路尾，當阮進入牧師 ê 辦公室，koh 互相進行介紹了後，阮做伙笑談點 gōa 鐘久。Tú tī 阮 beh 離開 chìn 前，hit 位牧師對 Graham 博士講：「你 kám ētàng 原諒我必須 hō̄ lín thèng 候 hiah 久？我有緊急狀況發生。」了後，chit 位對佈道會一直無真熱心，而且 koh hō̄ Graham 博士意外等真久 ê 牧師，伊陪 Graham 博士去到伊停車 ê 所在，而且 kā 伊保證 in kui 个牧師團 ē 全力支持，來確保佈道會 ê 成功。Graham 博士 hō̄ 阮所有 ê 人 lóng 加入伊 ê 團隊，而且伊 m̄bat 無尊重阮任何人。

全 chit 位原本持懷疑態度 ê 牧師，伊後來成做 kui 个佈道

理翰博士回答說：「我會非常感激的。」這讓我印象深刻，因為他是如此真誠又充滿感激。

三十分鐘過去了，但葛理翰博士未曾失去他的耐心。最後，當我們進入牧師辦公室，並互相進行介紹之後，我們一起笑著聊了一個多小時。就在我們離開之前，那位牧師對葛理翰博士說：「你能原諒我讓你久等了嗎？我遇到了一個緊急情況。」之後，這位對佈道會一直不那麼熱心，而且讓葛理翰博士出乎意料地等待很久的牧師，他陪著葛理翰博士去到他停車的地方，而且向他保證他們整個牧師團會全力支持，以確保佈道會的成功。葛理翰博士讓我們所有人都加入他的團隊，而且他未曾不尊重我們任何人。

那位原本持懷疑態度的牧師後來成為整個佈道會的主要

會 ê 主要推動者之一，koh 成做 siōng 有影響力 ê 籌備者之一。伊甚至取消原本計劃 tī 伊 kakī 教會舉行 ê 奮興活動，而且鼓勵全州各地所有 ê 人 lóng 來 Georgia Dome*。佈道會期間，伊 tak 工暗時 lóng tī hia，kah 阮做伙坐 tī 舞台頂。

Tī 亞特蘭大佈道會期間，我觀察 tiòh 一个了不起 ê 狀況。我 m̄ 知 Graham 博士 hit 時當 teh 經歷一个輕微 ê 肉體上 ê 挑戰。有時，伊 ē 抽 chhoah。Tī 伊出去講道 chìn 前，我 kah 伊 tī 全一个小組，我注意 tiòh 伊真明顯 teh phihphih chhoah，有小 khóa bē 穩定。M̄koh，當伊行 óa 講台 ê 時，我 ētàng 看 tiòh 上帝 ê 權能真明顯 teh 掌管伊 kui 个身軀，而且支配伊 ê 聲音。Tak 工暗時，當伊分享上帝 ê 話

推動者之一，並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籌備者之一。他甚至取消原本計劃在他自己教會舉行的信仰復興活動，並鼓勵全州所有人都來喬治亞巨蛋（譯註：Georgia Dome，位於亞特蘭大，是一座有 71,000 個座位的多功能體育館）。佈道會期間，他每天晚上都在那裡，和我們一起坐在舞台上。

在亞特蘭大佈道會期間，我觀察到一個不尋常的情況。我不知道葛理翰博士當時正在經歷一些輕微的肉體上的挑戰。有時，他會抽搐。在他出去講道之前，我和他在同一個小組，我注意到他很明顯在發抖，而且有些不穩。然而，當他走近講台時，我可以看到上帝的權能很明顯地在掌管他的整個身體，並支配了他的聲音。每天晚上，當他分享上帝的話語時，他都充滿力量，堅

ê 時，伊 lóng 充滿氣力，堅強 koh 果斷。Tú 照伊所講 ê，亞特蘭大真正 teh 改變 à。

當 Graham 博 士 khiā tī 講台頂講道 ê 時，伊完全 bē 抽 chhoah。伊 講 話 敏 捷 koh 有 力。伊 ê 手 bē chùn，伊 ê 嘴 bē phihphih chhoah，而且伊 ê 目 chiu ná 像鷹眼 thàng 過人群。伊 hō̇ 伊周圍 ê 人 kah 所有聚集 tī Georgia Dome ê 人得 tiòh 活命。

當伊講道結束 ê 時，我 koh 一 pái 看 tiòh 伊肉體上 ê 挑戰；m̄koh 直到今 á 日，我猶原對上帝 án 怎 teh 使用伊來大膽宣講祂 ê 話感覺驚奇。對 chit 種現象，我 ētàng 做出 ê 唯一解說是，伊是主所抹油 ê 僕人，koh 賞賜活命 tī 伊 ê 信息；通過伊來 ê 信息是 hiahnih 有力，致使 tī hiahê 時刻，hō̇ 伊 ētàng 克服伊肉體上 ê 挑戰，而且祝福千千萬萬人。

強又果斷。按照他的話，亞特蘭大改變了。

當葛理翰博士站在講台上講道時，他一點也不顫抖。他講話敏捷又有力。他的手不抖，他的嘴也不會顫抖，而且他的眼睛像鷹眼般穿透人群。他讓他周圍的人和所有聚集在喬治亞巨蛋的人得到了生命。

當他結束講道時，我再次看到他身體所遭受到的挑戰；然而直到今天，我仍然驚訝於上帝是如何使用他來大膽宣講祂的話語。對這種現象，我能做出的唯一解釋是，他是主的受膏僕人，祂賦予他的信息生命；透過他來的信息是如此有力，以至於讓他在那些時刻，得以克服他肉體上的挑戰，並祝福了千千萬萬人。

Tī 佈道會一結束了後，我發見一个 koh khah 有價值 ê 細節，tòh 是佈道會所承諾 ê 是真實 ê。In m̄ 是 kantaⁿ 來到 chitê 城市，傳講了 tòh 離開，城市全款無變化。佈道會了後，Billy Graham 組織有為亞特蘭大市購買一个 流動醫療單位，ētàng 進入貧困地區，為至微細 ê、失迷 ê kah hông 棄 sak ê 人提供醫療檢查。Hitê 醫療單位今 á 日猶原 teh 為 sànnhiah 人服務。Graham 博士 ê 佈道會 m̄ 是 kantaⁿ 嘴講 beh 為社區留落來一 kóa 物件，in 確實有真正去做。

我接受 chitê 真理 kah 事實：Graham 博士改變了所有傾聽、相信，koh 向前接受呼召 ê 人 ê 內在心靈本質，m̄ 管 in ê 皮膚是啥物色。佈道會結束了後，真 chē 人改變 à，我對 Graham 博士 mā 有無仝 ê 看法。我認為伊是一个對伊 ê 呼召保持忠實

在佈道會結束後，我發現了一個更有價值的細節，那就是佈道會所承諾的是真實的。他們不是只來到這個城市，佈道之後就離開，讓城市維持不變。佈道會之後，比利·葛理翰組織為亞特蘭大市購買了一個流動醫療單位，可以進入貧困地區，為最低微的、迷失的和被遺棄的人提供醫療檢查。那個醫療單位今天仍在為窮人服務。葛理翰博士的佈道會並不僅是口頭上說要給社區留下一些東西，它確實做到了。

我接受這個真理和事實：葛理翰博士改變了所有傾聽、相信，並向前接受呼召者的內在心靈本質，不管他們的膚色是什麼。佈道會結束之後，許多人改變了，而我對葛理翰博士也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認為他是個對他的呼召保持忠實的

ê 人，因為並 m̄ 是 ták 人 lóng áne。有一 kóa 傳福音 ê 人，in 對政治比宗教 koh khah 投入，koh 有一 kóa 少數 ê 人 kahná 成做比上帝 ê 話 koh khah 重要。Graham 博士一直保持伊 kah 上帝關係 ê 正確看法；kah 上帝有正確 ê 關係，這 tóh 是 Graham 博士長期成功 ê 秘訣。

當你 kah Graham 博士做伙 ê 時，你 ē 意識 tiòh 你是 tī 一个 認 bat 上帝，m̄koh 無 kā kakī 假做是上帝 ê 人 ê 面前，這 tóh 是 Billy Graham 佈道會 ê 核心。我 kah 伊做伙 ê 經驗是，伊對 kakī ê 呼召真坦白 koh 誠實，伊 m̄bat 變 kah 比上帝呼召伊去做 ê 角色 koh khah 大。我 tī 亞特蘭大佈道會所做 ê 工作，為我 ê 傳道事工鋪路，hō 我 ētàng 接觸所有上帝子民 ê 性命，m̄ 管 in ê 種族、信念 á 是信仰 án 怎。

直到將近二十年後 ê 今 á 日，

人，因為並非每個人都如此。有些傳福音者，他們對政治比宗教更加投入，還有少數的一些人似乎變得比上帝的話語更重要。葛理翰博士一直保持他與上帝關係的正確看法；和上帝有正確的關係，這就是葛理翰博士長期成功的秘訣。

當你與葛理翰博士在一起時，你會意識到你是 在一個認識上帝，但不假裝自己是上帝的人的面前，這就是比利·葛理翰佈道會的核心。我與他一起的經驗是，他對自己的呼召坦率又誠實，他從未變得比上帝呼召他去成就的角色更大。我在亞特蘭大佈道會所做的工作，為我的傳道事工鋪路，讓我可以接觸到所有上帝子民的生命，不管他們的種族、信念或信仰如何。

直到將近二十年後的今天，

tī 亞特蘭大 chia，你真 oh 得去
chhōetiòh 阮中間任何一個 ē 對
Billy Graham 博士講出負面批評
ê 人。阮 kiámchhái bat 懷疑過，
m̄koh tī hit pái ê 佈道會期間，伊
有贏 tiòh 阮 ê 支持，而且阮、
亞特蘭大 kah 世界 lóng 變 kah
koh khah 美好 à。

Billy Graham 博士，我感謝
你。

在亞特蘭大這裡，人們很難在
我們中間找到任何一個會對比
利·葛理翰博士說出負面批評
的人。我們或許曾經懷疑過，
但在那次佈道會期間，他贏得
了我們，而且我們、亞特蘭大
和世界都變得更加美好了。

謝謝你，比利·葛理翰博士。